

滴石轩文存

● 穆克宏

海峡文艺出版社



滴石轩文存

穆克宏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05号

滴石轩文存

穆克宏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莆田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1印张 2插页 247千字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80534—691—7

I·586定价:8.15元

序

俞元桂

七十年代前期，高校开始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福建师大中文系来了许多原华侨大学的教师，穆克宏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交往间，他对待学术的忠诚，研究志趣的高远，治学态度的认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他有一个幸福的家，使他能专心治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余年间，他于教学之余，继续潜心研究，坐拥书城，孜孜以求，出版了几本专著，发表了许多论文，成果相当丰硕，现在是知名的中国中古文学研究的专家教授了。

他的学术研究是从《文心雕龙》开始的。我国学术界对这部名著已有一些里程碑式的著述。他并不望而却步，而是一边进行《文心雕龙》选注，一边从事《文心雕龙》的总体研究，对它的理论体系，文体论中的论、史、评结合，以及全书的表现形式等作较全面的探讨。同时，又把《文心雕龙》与中国中古文学主要作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于内部和外部两面作广泛的联系，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在《文心雕龙》陆续取得成果时，他接受了中华书局委托的《玉台新咏笺注》点校的任务，这无疑的是一份繁重细致的学术工作，他不辞辛苦，字斟句酌，出版后获得学术界的好评，为此书“校正纠谬，校勘精审，校点正确”，①受到了赞

誉。在点校的基础上，他发表了《试论玉台新咏》一文，对这部选本作全面的评价。之后，他又着手《昭明文选》的研究，已发表论文多篇，于萧统的文学思想和《文选》的文学价值有进一步的探讨。这项研究还在进行之中。钻研一部著名古典文论，两部著名诗文选集，从而在总体上深入研究中国中古文学，这个角度，这种计划，确是独具只眼，建立起自己的研究体系。

《文心雕龙》、《玉台新咏》、《昭明文选》，内容丰富，文字上也有一定的难度，对这类古典文学名著，究竟该如何入手呢？穆先生结集的这本《滴石轩文存》，可以说是他治学方法和经验的真实记录。这书里收有学术工作的启蒙性文章，如《要学会使用工具书》、《漫谈如何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学一点目录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书目》等；还收有研究初阶的赏析性文章，如《选诗赏析》等；又收有名著的评介文章，如《刘勰与文心雕龙》、《研习选学之津梁——骆鸿凯〈文选学〉评介》等；也收有作家评析的文章，如《盛唐著名诗人王昌龄》、《刘勰与萧统》等；再就是长篇专论了。这些方面体现了治学的阶梯：学一点目录学、作品赏析、名著评介、作家评论、综合研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研究过程。本书的出版，对有志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们，有着良好的指导作用。

穆先生的研究工作正在拓展，他已经完成了《魏晋南北朝诗文史料研究》，还着手进行《中华文艺理论大成·魏晋南北朝卷》、《昭明文选研究》的编著，并计划点校《采菽堂古诗选》和《文选旁证》，把他的中国中古文学研究搞得更为系统化和系列化。这项具有相当规模的著述的完成，应该说是对中国中古文学研究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学术工作者是要有一定的抱负的，我赞赏穆先生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他处心积虑，日积月累，终于在学术园地里开出了花果。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宏观上从目录学入手，在微观上从点校的硬功夫起步，文学分析则由作品赏析开始，文学研究注意理论名著领先，这些不同侧面互为表里，构成研究的整体性。这本《滴石轩文存》用实例告诉人们水滴石穿的道理，其坚定精神和务实步骤，值得读者仔细揣摩。

穆先生很欣赏国学大师王国维关于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的名言，亲自实践，从“望尽天涯路”着眼，经历“衣带渐宽终不悔”的过程，逐步达到“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收获愉悦。我青年时期曾有志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解放后因工作需要，改变方向，转攻中国现代文学，然旧情难断，梦绕魂牵。我很羡慕穆先生能够一步步地实现他的抱负，也非常高兴这本书的问世。因为它将鼓舞有志于发扬伟大的中华文化的人们，再接再厉，献身学术事业，为光大我们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共同努力。

一九九二年五月

①曹道衡、沈玉成：《评新版〈玉台新咏笺注〉》，《书品》一九八六年第三期，中华书局出版。

目 录

序

刘勰与《文心雕龙》·····	(1)
志深而笔长 梗概而多气	
——刘勰论“建安七子”·····	(11)
刘勰与萧统·····	(40)
萧统《文选》研究述略·····	(55)
萧统《文选》三题·····	(58)
文章渊薮 英华荟萃	
——论《文选》的文学价值·····	(97)
研习选学之津梁	
——骆鸿凯《文选学》评介·····	(117)
选诗赏析十首·····	(126)
汉魏六朝文体论的发展·····	(155)
严羽论汉魏六朝诗·····	(172)
萧氏父子与梁代文学·····	(198)
试论《玉台新咏》·····	(220)
读书札记二则·····	(239)
盛唐著名诗人王昌龄·····	(245)
漫谈如何学习中国古典文学·····	(263)
学一点目录学·····	(272)
要学会使用工具书·····	(282)
魏晋南北朝文学书目·····	(297)
后记·····	(343)

刘勰与《文心雕龙》

刘勰是我国南朝齐梁时代的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他的《文心雕龙》，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南齐以前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经验，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部十分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

关于刘勰的生平事迹，资料极其缺乏。只有《梁书》、《南史》本传上有些简略的记载，皆语焉不详。这里，根据史书所载作一简单的介绍。

刘勰（公元465？—520？年）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省莒县）人，世居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早年丧父，家贫，笃志好学，依当时著名和尚僧祐为生，读了不少儒家经书和佛教典籍以及诸子百家、各种诗文等。南朝梁时，他官至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深得昭明太子萧统的喜爱。他的《文心雕龙》大约完成于齐明帝永泰元年（公元498年）和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之间。刘勰很重视这一著作，为了取得当时身居要职的著名文学家沈约的评定，他想去拜见沈约，但又无法见到，于是他只好背着书，等候沈约出来。沈约读了之后，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它“深得文理”，并且常常放在案头。刘勰晚年，奉梁武帝之诏，与慧震和尚于定林寺修纂佛经。修纂既毕，就出家为僧，改名慧地。出家后不到一年就逝世了。他的著作最负盛名的是《文心雕龙》。除此以外，仅存《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象碑》（见《会稽掇英总集》卷十六）和《灭惑论》（见《弘

明集》卷八)两篇。至于文集，则久已失传。

《文心雕龙》十卷，分上、下编，共五十篇（其中《隐秀》一篇残缺）。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五个部分。

首先是刘勰所谓的“文之枢纽”，即总论，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这五篇，表达了《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序志》篇说：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意思是说，他的《文心雕龙》写作的基本原则是，以道为本，以“圣人”为师，以儒家经书为楷模，参酌纬书的文辞和《楚辞》写作上的发展变化。他认为文章的关键问题，也不过是这些了。这是刘勰对《文心雕龙》基本思想的概括，也是全书的总纲。

《原道》篇指出，天之“文”如日月，地之“文”如山川，都是“道”的表现。作为“五行之秀”、“天地之心”的人，“言立而文明”，那是很自然的事情。而“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道通过“圣人”表达在文章里，“圣人”通过文章来阐明道。这个“道”，显然是指儒家思想。

《征圣》篇主张写文章以“圣人”为师。它说：“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他认为文章能以周公、孔子为准则，就有了老师了。《宗经》篇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他把儒家的经书看作永恒的真理，不可磨灭的伟大教言。所以他认为文章能以儒家经书为楷模，则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有种种优点。以上三篇，刘勰对《文心雕龙》的原道、征圣、宗经的基本思想的表达已十分清楚了。在《正纬》和《辨骚》两篇中，他对“纬”和“骚”加以辨正。这是因为“纬”“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前代配经，故详论矣。”而“骚”是“奇文郁起”，它“轩翥诗人

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其特点是：“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并且对后世影响很大：“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所以，刘勰把“纬”与“骚”也列为“文之枢纽”。

“文之枢纽”五篇所表达的思想，基本上是儒家思想。这种思想是贯串全书的。

其次，是关于文体的论述。《文心雕龙》上半部，除总论五篇之外，都是关于文体的论述。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以后，文学观念逐渐明确，文学开始有别于“经”、“史”、“子”。人们注意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界限，因此，也比较注意文体问题的探讨。魏曹丕的《典论·论文》、西晋陆机的《文赋》以及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都有关于文体的论述，不过今天能见到的有的残缺严重，有的很简略。而《文心雕龙》文体分类繁密，探讨各种文体的性质，源流和写作特点，系统完整，十分细致。

《文心雕龙》专论文体的文章达二十篇，论及当时的文体三十三类，即：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如果加上《辨骚》篇中的“骚”体，则为三十四类。各体之中，往往子类繁多。这里就不再列举了。

《文心雕龙》论文体，又分为“文”、“笔”两部分。《序志》篇说：“论文叙笔，则固别区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文体论二十篇，《诸隐》之前为“文”，《史传》之后为“笔”。什么叫做“文”、“笔”呢？刘勰说：“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总术》）文笔之说是作家们对文学作品的性质和体制的探讨，提高了人们对文学特

点的认识。

《文心雕龙》论文体各篇的内容，包括四项，即“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序志》）意思是，他论文体的各篇要做到：一、叙述各体文章的起源和演变情况；二、说明各种体裁名称的含义；三、评述各体文章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四、论述各体文章的写作理论和特点。

《文心雕龙》关于文体的论述详细、完整，如《明诗》、《乐府》、《詮賦》等篇类似分体文学简史，其中对各体作家作品多有比较中肯的评论。但是，也还存在芜杂、琐碎和对文学的范围认识不明确的毛病，例如，把诸子、史传看作文学作品，甚至与文学毫无关系的符、契、券、疏、谱、籍、簿、录之类，也加以论列，这都是不足之处。

第三，关于文学创作及有关问题的论述。包括从第二十六篇《神思》到第四十六篇《物色》共二十篇（《指瑕》篇除外）。这是全书的精华部分。

刘勰论创作涉及的问题较多，他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的继承与革新、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艺术构思、创作过程、文学风格和写作方法等问题，都进行了详细、深入的论述。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是文艺理论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唯物主义者认为一定时代的文学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即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唯心主义者认为文学是作家天才的创造。刘勰认识到政治、社会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在《时序》篇中，他论述了历代文学之后，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即作品变化受社会情况的影响，文学的盛衰决定于时代的变

换。这一观点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精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十分可贵的。在《物色》篇中，他还论述了文学与自然景色的关系。他认为：“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是说：四时景色的变化，影响到人的感情而产生了文辞。这一看法同样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通变》篇是论述文学发展中的继承和创新问题的。从文学发展看，就其不变的实质而言为“通”，即指继承方面；就其日新月异的现象而言为“变”，即指创新方面。《通变》篇“赞”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这里肯定文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指出善于创新则能持久，善于继承则不贫乏，适应时代要果断，抓住机会不要胆怯，要求看到文学发展的趋势而创造出优秀的作品，参考古代的杰作确定写作的法则。这些意见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是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刘勰主张内容与形式并重，他说：“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鞶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情采》）所谓“质”，指思想内容；所谓“文”，指语言形式。“文附质”、“质待文”都是指内容和形式的紧密结合。当然，内容和形式并不是并列的，而是有主从之分的。刘勰认为内容是主导的，是决定形式的。“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有了充实的内容，然后确定适合的形式，做到内容和形式和谐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文章的最高境界。

《神思》篇专论艺术构思。刘勰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

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这里对想象作了生动的描写。在艺术构思中，想象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它可以把具体的生活熔铸成生动的文学作品。想象可以补充作家经验和感受的不足，使作品更加丰富多彩，鲜明动人。刘勰所论“神思”的某些特点，与今人所说的“形象思维”颇为相近。

关于创作的方法步骤，在《熔裁》篇中，刘勰提出了“三准”说。他说：“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属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意思是，动笔写文章前先注意三项准则：首先，根据内容，确定体裁；其次，选择事例，斟酌用典；最后，选用文辞，突出重点。这是对创作方法步骤的分析，反映了刘勰对创作规律的一些认识，值得我们重视。

文学风格，刘勰在《体性》篇中分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体。并对各体的特点加以概括：“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典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摭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意思是说，所谓“典雅”，就是取法儒家经书，遵循儒家轨道的；所谓“远奥”，就是藻采深隐，文辞曲折含蓄，以道家思想为主的；所谓“精约”，就是词句简练，分析细致的；所谓“显附”，就是文辞质直，意旨晓畅，切合事理，使人满意的；所谓“繁缛”，就是比喻广博，文采

繁富，善于铺陈，光彩照人的；所谓“壮丽”，就是议论高超，体裁宏伟，辞采不凡的；所谓“新奇”，就是抛弃陈旧，追求新颖，冷僻奇险，趋于诡异的；所谓“轻靡”，就是文辞浮华，根底浅薄，内容空虚，投合时俗的。这是刘勰在论述作家的个性与文学风格问题时概括的八种风格特点。在《风骨》中，刘勰对文学作品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作品“风清骨峻”，即具有明朗健康，遒劲有力的风格特点。刘勰这一主张，是总结了自齐梁以前文学，特别是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提出的。它对唐代文学有很大的影响。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刘勰还以若干专篇论述了写作方法（《总术》）、声律（《声律》）、对偶（《丽辞》）、用典（《事类》）、夸张（《夸饰》）、比兴手法（《比兴》）、用词（《练字》）、字、句、章的安排（《章句》）等问题。这是由于当时文学的发展；促使他对文学形式作进一步的研究。

第四，关于文学批评的论述。《指瑕》、《才略》、《知音》、《程器》等篇都是文学批评的专篇论文，其中以《知音》篇最为重要。

《知音》篇主要论述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关于文学批评，刘勰认为历来存在三种错误态度，即“贵古贱今”、“崇己抑人”和“信伪迷真”。这些问题都是应该解决的。如何解决呢？他认为只有“博观”，即广泛地观察。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见闻广了，又能“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自然能对作品作出比较全面、正确的评价。

关于文学批评的方法，刘勰提出“六观”，即六种分析作品的方法：（一）观位体，即看作品体裁的安排；（二）

观置辞，即看作品的语言运用；（三）观通变，即看作品的继承和创新；（四）观奇正，即看作品的奇和正的两种表现手法；（五）观事义，即看作品的用典；（六）观宫商，即看作品的声律。这六点，大都是从形式着眼，但“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只有“披文”，才能“入情”，即只有全面地观察、分析作品的形式才能深入地剖析作品的内容。

什么是刘勰的文学批评的标准呢？我们联系刘勰所谓“文之枢纽”五篇及《序志》等篇来考察，可以断言，儒家思想就是他衡量文学作品内容标准。《序志》篇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这里，虽然说的是文章的用途，实际上可以说是刘勰文学批评的政治标准的具体内容。《宗经》篇还讲到：“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对于刘勰提出的“六义”，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六义”是刘勰对文学创作在艺术方面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前四条是从作品的内容、教育作用、题材等方面提出其在艺术表现上的要求，后两条是对作品的风格和文辞方面的艺术要求。“六义”是创作的标准，也是他的文学批评的艺术标准。但是，说“五经”有这些优点，不免有溢美之处，同样表现了刘勰的崇儒尊经的思想。

刘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首先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批评理论，为我国古代的文艺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序言，说明作者为什么写这部书以及本书的结构、体例等。刘勰为什么写这部书呢？主

要是：

一、为了反对当时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序志》篇指出：“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当时有些作家爱好新奇，其诗文都讲求词藻、声律、用典而忽视思想内容，表现出形式主义倾向。刘勰对这种不良倾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二、对魏晋以来的文论不满。《序志》篇指出：“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辨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这是对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玚的《文质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的批评。刘勰并指出他们“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诒，无益后生之虑”。意思是说，魏晋以来的文论，都只看到一角一孔，很少看到康庄大道。他们未能寻究儒家学说的内容，不依据经书立论，所以对后人是没有什​​么益处的。

三、刘勰要“树德建言”，留名后世。《序志》篇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刘勰想通过写作，使自己的声名留传后世。

基于以上三个原因，刘勰写下了《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复杂的，这样分类介绍，不一定很科学，但是，大致可以概括这部书的主要内容。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杰作，它“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也应该看到，刘勰的原道、

征圣、宗经的思想，给他的《文心雕龙》带来了明显的局限性，这也是不必讳言的。

刘勰批判地继承了他的前辈关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遗产，提出了不少“新的东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个历史的功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鲁迅先生对《文心雕龙》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篇章既富，评鹭自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雕龙》，西则有亚里斯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诗论题记》）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一九八二年一月